

薄伽丘作品二种

IL LIBRO
DI DEFINIZIONI
FILASTRATO

爱情十三问
爱的摧残

[意] 薄伽丘 ● 著 肖聿 ● 译

薄
伽
丘
作
品
二
种

IL LIBRO
DI DEFINIZIONI
FILOSTRATO

爱情十三问 爱的摧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十三问; 爱的摧残: 薄伽丘作品二种/(意)薄伽丘著;

肖聿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

书名原文: Il libro di Difinizioni Filostrato

ISBN 7-5004-3659-9

I. ①爱…②爱… II. ①薄…②肖… III. 故事-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1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005 号

责任编辑 郭媛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魏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87 千字

印数 1—7 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爱情十三问》原名《辨异书》，是薄伽丘在1340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作者将13个有关爱情的问题巧妙地嵌入同一个大叙事框架中，显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爱的摧残》书名原文意为“被爱情击倒的人”，是薄伽丘用意大利佛罗伦萨方言写的长篇叙事诗，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故事。该诗语言典雅考究，具有中古骑士恋歌的浪漫风格。

目 录

译 序	(1)
爱情十三问	(11)
爱的摧残	(123)

译 序

《爱情十三问》原名《辨异书》（*Il Libro di Difinizioni*），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在1340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内容为几个贵族青年乘船出海，被风暴吹到了一座古城，羁留数日，偶遇该城的几名贵族男女，便应邀参加了他们的饮宴和消遣。众人选出美丽的王族女子菲娅美达做女王（相当于我国古人行酒令时的令官），然后轮流提出有关爱情的疑难问题，请她作答。在与众人的辩论中，菲娅美达对这些问题做了精辟的议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薄伽丘将13个问题巧妙地嵌入同一个大叙事框架中，寓理于事，夹叙夹议，尤其是精心设置的不少两难情境，使问题具有开放性的答案，每每使人联想到19世纪美国小说家斯托克顿（Francis Richard Stockton，1834—1902）的短篇名作《美女，还是老虎？》。《爱情十三问》中的议论见仁见智，有的来自对善与恶的道德思考，有的来自对利弊得失的取舍权衡，有的则出于对爱情心理的深入剖析，形象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社会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并显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富

于机趣的思辨色彩和层迭连贯的巧妙结构。因此，在问世后的 660 多年间它一直吸引着众多读者，其原作及译本至今仍是欧美各大图书馆的热门藏书。

翻开《爱情十三问》，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八年后的成名作《十日谈》（*Decameron*，作于 1348—1351 年）的雏形，很容易发现屡屡出现在作者几部重要作品中的女子菲娅美达（*Fiammeta*）的名字。从《爱情十三问》到《十日谈》，我们可以追索薄伽丘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脉络，看清后者成型的来龙去脉。

首先，这两部作品采用了本质上相同的结构框架：《爱情十三问》将 13 个问题集中在一天讲出的故事中，其契机是五名贵族青年男女因乘船失事来到帕忒诺珀古城的一个花园中；《十日谈》则将 100 个故事分十天讲述，其契机是十名贵族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的一个花园里。两群人都置身于这种阿卡狄亚式的世外桃源，都推举出当值的女王（或国王），由她（他）主持，或讨论爱情，或讲述趣事。菲娅美达在《爱情十三问》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十日谈》第五天的轮值女王也名叫菲娅美达。其次，《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还承接了《爱情十三问》的内容：第十天第二个故事（《劳力达的故事》）沿用了后者第十三问的故事；而第十天第三个故事（《爱茉莉亚的故事》）则沿用了后者第四问的故事。可见，《爱情十三问》的内容与形式在《十日谈》中得到了保留、提炼和生发。提倡个性解放，讴歌有血有肉的爱情，这是两部作品共同的思想内容。

《爱情十三问》是一曲爱情颂歌，它热情地抒写了爱的

珍贵、爱的忠诚、爱的甘苦和爱的牺牲。它旨在“讲述爱情带来的烦恼、爱情的欢乐与雷霆风暴；讲述最能表明爱情的做法，及无论优劣、何种选择最佳；做一番比较，革除陋弊，找出真正的佳良之举”（见本书卷首诗《致读者》）。薄伽丘的兴趣并不在叙事，而在从不同侧面探讨爱情这个永恒主题。他笔下的爱情已经不是古典神话中那种天上的爱，而是当时人间的爱了。他不但辨析了爱情的种种心理，如狂喜、痴迷、忘情、嫉妒、羞怯、彷徨、思念、失意和绝望等等，而且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即重视现世幸福，推崇人的智慧，赞美善良、忠诚、慷慨的品德，提倡敢作敢为的进取精神。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

《爱情十三问》是薄伽丘 27 岁时的作品。可以说，它也折射出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作者对心中爱情的自况，是对恋人菲娅美达的礼赞。菲娅美达是西西里国王罗伯特的私生女，闺名玛利亚，当时已经结婚。像但丁笔下的彼阿特丽斯，像彼得拉克笔下的劳拉，薄伽丘笔下的菲娅美达也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也通过巨匠的名作而化为不朽。《爱情十三问》的通篇，尤其是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一问，无不洋溢着薄伽丘对菲娅美达的难以抑制的热恋之情。在第七问中，薄伽丘借伽勒昂之口，唱出了献给菲娅美达的恋歌。在他眼里，菲娅美达“在三重的高天上”。这的确是她在青年薄伽丘心中的位置。他的密友和老师彼得拉克于 1373 年去世后，薄伽丘也写出了一首十四行诗，其中让彼得拉克笔下的劳拉与自己笔下的菲娅美达在“三重的高天上”会面。我们知道，在但丁的《神曲》中，天界的第三重是金星（维纳斯）天，居住着多情的灵魂；而

《神曲》又是薄伽丘最心仪的经典之一。

同时，薄伽丘也巧妙地表达了他与恋人社会地位差别的担忧。菲娅美达是王族之女，声名显赫；而身为商人私生子的薄伽丘，当时还是个教会法律学校的学徒，默默无闻。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礼法的约束，决定了他对菲娅美达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式的。这在《爱情十三问》里表现得极为明显。书中人物提出的一些问题，微妙地反映了薄伽丘对恋人难以割舍的深情，对这份无望爱情的执著，也道出了他对自己“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无奈。他追问该不该去爱地位高于自己的女子，他探究该不该去爱已婚的女子，他想知道思念恋人是否比与她见面更快乐。这些深中肯綮的议论不但是薄伽丘的真情告白，也会引起众多性情中人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爱情十三问》无疑还不够成熟。它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叙事作品，而更近于情节化的散文。作者似乎尚未找到表达内容的最佳形式。例如，书中第四问由梅内冬讲述的那个故事，对魔法师忒班在寒冬建造花园的经过做了大量的铺叙，使全章结构显得失衡；而我们看到，《十日谈》里的同一个故事却大大压缩了这段文字，表明了作者驾驭文字结构能力的成熟。《爱情十三问》中的故事只有两个作用，一是设置问题产生的情境，二是论证各方提出的观点。书中包括菲娅美达在内的所有人物都是表达作者见解的传声筒。人物的对话虽然典雅，却失于雕琢，其议论也带有古代拉丁文学的明显影响，例如其中所有举例都取自古希腊罗马神话。而《十日谈》却极少如此引经据典，其语言更加生动活泼，其风格更贴近日常口语。《十日谈》用托斯坎俗语写成，很适合其短篇话本式的内容，更

便于叙事；而《爱情十三问》的语言简古，行文周致，更适于陈言立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伽丘的众多作品中，《十日谈》的文体风格仅仅属于《十日谈》，其他作品的风格大都与它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薄伽丘深谙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通拉丁语典籍和但丁的作品，其早期作品深受古典影响，尚未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例如，《爱情十三问》中描写太阳东升西沉时，依然仿照古罗马作家的手法，将它说成是“福玻斯五次出游，又五次返回”（第一章）。这使人想起他在更早的作品《菲罗柯落》（*Filocolo*, 1336 年作）中，也曾将日落写成“福玻斯的骏马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将冒着热气的身体浸入西方的海水中”。二是他在后期作品（多属“觉今是而昨非”的忏悔之作）中有意皈依古典，追求雍容典丽的文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属《名女》（*De mulieribus claris*, 1362 年作），该书用拉丁文写就，以古典史诗和普鲁塔克、奥维德和维吉尔等古罗马作家的文风为主臬。在后期作品中，薄伽丘不但在思想上倒向了当时的主流话语，而且其文风也复归了古典。

反观《爱情十三问》，我们却欣然地嗅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缕缕清新之气，虽然尚不浓郁，但毕竟已在释放馨香。应当说，《爱情十三问》是一块璞玉，它表达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思想，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写照，其中讨论的爱情问题也大多带有普遍性和启发性，足以引起后世的思考和争论，为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酵母。正因如此，这部六个半世纪以前诞生的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

《爱的摧残》又名《菲洛斯特拉托》（*Filostrato*），是薄伽丘用意大利佛罗伦萨方言写的长篇叙事诗，完成于1340年秋冬之际。据作者的解释，“*Filostrato*”意为“被爱情击倒的人”。长诗内容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故事：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王子特洛伊罗斯（*Troilus*）爱上了祭司卡尔卡斯的女儿克瑞西达（*Cressida*），两人秘密幽会，并发誓忠实于爱情。为交换被俘的特洛伊将领，克瑞西达被迫回到投奔了希腊人的父亲卡尔卡斯身边。她很快爱上了希腊贵族青年狄俄墨得斯。特洛伊罗斯得知后万分悲伤，绝望地上阵作战，被阿喀琉斯杀死，特洛伊城也很快陷落了。

作者热情歌颂了真挚的爱情，为它在现实中的碰壁扼腕痛惜，同时也揭露了自私与贪婪：“但愿那班可鄙的守财奴将此事细想分明。无论是谁坠入了爱河，他们都要大加斥责。他们自称：赚钱发财比恋爱更加快乐。他们爱财如命，愿他们仔细权衡：金钱虽能使他们开心惬意，但那快乐是否可与爱神赐予他们的片刻欢乐相比？……他们往往嘲笑揶揄，将恋爱称做令人痛心的蠢举，却看不到他们自己及其钱财皆会一瞬即逝。终其一生，他们都不懂得何为快乐开心。愿众神让这些人悲哀缠身，而将他们的钱财赐予恋人们。”（第三部）此外，长诗又一唱三叹，反复泣诉失去爱情的苦痛与绝望，如意大利传统民歌，充满忧郁的哀怨与无奈的喟叹，且格调清新，具有中古骑士恋歌的浪漫风格。相反，无论是卡尔卡斯对特洛伊人的背叛，还是克瑞西达对爱情的背叛，则都遭到了薄伽丘的强烈诅咒和无情鞭挞。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与《爱情十三问》完成于同一

年，也真实地反映了青年薄伽丘对恋人菲娅美达的爱情。他将此诗献给了菲娅美达，因为惟有菲娅美达才是它的成因。看来，薄伽丘将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演绎成长篇诗体传奇，并非对这段故事情有独钟，而是要借古人之口，消解自己心中爱情的块垒。正如他在“绪言”里对菲娅美达所说：“当你展读此书时，若读到克瑞西达离去后特洛伊罗斯如何在啜泣悲伤，那么，你便能够清晰地知道并了解我的哭泣、热泪、叹息与忧伤。你若读到关于克瑞西达的美丽容貌、优雅举止与其他值得赞颂的品质的描写，也应知道它们写的正是你。”此外，在全篇当中，薄伽丘还数次离开叙事主线，对一位“夫人”倾诉爱恋与相思，而她无疑也是菲娅美达。可见，全诗两个主要人物都被赋予了薄伽丘时代青年男女的真实感情，尤其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心灵体验。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传说最早见于 12 世纪，1287 年被意大利人圭多（Guido delle Collone）收入了他的《特洛伊故事集》（*Historia Trojana*）。薄伽丘《爱的摧残》即取材于该书，并增加了克瑞西达的表兄潘达洛斯这个人物。作品的成就，标志着薄伽丘的创作开始反映现实的社会心理，在艺术上走向了成熟。同时，《爱的摧残》也为后世（直到现代）不少艺术家提供了再创作的依据。

1385 年，英国文艺复兴早期文学名家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 1343—1400）写出了长达 8239 行的叙事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这部作品的情节与《爱的摧残》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上做了更多的生发和渲染，有不少段落近于对后者的逐句翻译，乔叟也暗示说这部作品“系译自拉丁文原作”（第二部第 14 行）。所不同

的是，他笔下的潘达洛斯已从克瑞西达的表兄变成了她的叔父，从一个与特洛伊罗斯同样多愁善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精明开朗、滑稽诙谐的世故儿。或许，这是因为乔叟认为薄伽丘笔下这位潘达洛斯尚不足以担当撮合勇士与美人的使命。此外，在长诗开篇之始，乔叟也没有像薄伽丘那样向心中的恋人吁求诗意的灵感，而是向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提西福涅（Tisiphone）发出了恳祈，求她助他“写出这些哀痛的诗行，它们如泪水自我笔端流淌”。此时的乔叟已经去过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1372年和1378年），亲身感受了那里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更渴望自己国家的市民阶级进一步觉醒。因此，他的长诗更热情地表达了这种渴望。

两百多年后的1602年，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创作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前后，也写出了悲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并沿用了乔叟对潘达洛斯的处理方式。剧本更鲜明地谴责了对爱情的背叛，揭露了战争的无谓，其中流露的悲剧气氛是作者这一时期抑郁心理的折光。现实政治的黑暗，使他此时对希腊黄金时代的理想似乎很不以为然。可以说，在莎翁的这部剧作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爱情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古希腊人的荣誉观、战争观和爱情观已成了他怀疑和嘲讽的对象，因为他已看到，爱情至上的人文主义理想远离了英国的社会现实。在莎翁的全部剧作中，这一部的长度（3496行）位居第三，又被称为一部讽刺悲剧。

1679年，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用诗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道出了爱的奥义：

生命能否是福，
是否值得拥有？
失了爱情，生命能否是福？
哦不！爱神使人彻夜不眠，
整日用忧愁将我们磨难，
但他甜了，甜了我们的苦，
至少回报一个钟点的甜。

每当有了爱情，
有了销魂的爱，
每当有了这苦所结的果，
恋人们便忘了漫长的苦，
无论苦是什么，均有所得，
只要有望重新获得幸福，
悲叹与憔悴也全是快乐。

从1948年开始，英国作曲家沃尔顿（Sir William Walton，1902—1983）用六年时间创作了三幕歌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本由克里斯托弗·哈萨尔（Christopher Hassall）创作，在情节上做了较大的变动，如将克瑞西达约定等待的十天改为十个星期；在父亲的诡计胁迫与狄俄墨得斯的引诱下，克瑞西达答应嫁给狄俄墨得斯；特洛伊罗斯与狄俄墨得斯决斗时被卡尔卡斯从背后杀死；希腊人将卡尔卡斯逐回特洛伊、扣留克瑞西达；克瑞西达自杀，等等。

以上几例，已经充分说明了《爱的摧残》对西方文学艺术的深远影响。

《爱的摧残》是薄伽丘早期的重要诗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他第一次塑造了两个具有古代姓名、现代心灵的人物”，“我们听到了真正的薄伽丘——《十日谈》未来创作者的声音”。^① 更重要的是，将勇士与美女、战争与爱情、生命与死亡紧密地交织起来，倾情讴歌忠诚与挚爱，罄力声讨背信与变节，感情饱满，情绪跌宕，色彩纷呈，正是这些特点使这部长诗成了不朽的经典之作。

肖 聿

2002年9月

^① Henry & Dana Lee Thomas: *Living Biographies of Famous Novelist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9.

爱情十三问

